

## 对「世俗化」与「精神性」的探究

段崇轩

世俗化生活，是指人对物质的、现代的生活追求。世俗化生活并没有错，它是现代性社会的基本形态。但当人们把它作为重要的甚至唯一的人生目标时，社会、人生就会出现危机，于是人的“精神性”问题就浮出了水面。因为人不是低等动物，他还要寻求一种有价值、有意义的生命。

2023年的短篇小说，有不少篇章表现了人们在世俗化生活中的沉湎、陷落、挣扎。作家对这样的生活作了如实描述，虽没有否定这样的人生方式，但其中也蕴含着一种反思、置疑。黄咏梅的《这个世界》，写小城市民众的世俗生活，那位父亲赵似锦为了成为城里人，入赘工商局领导家，娶了有疾患的妻子，他晚年的人生却不如人意；那位母亲路霞后半生失去父亲的庇护，但依然把家庭的希望寄托在父亲的保佑下。而儿子赵路过着“啃老”的生活。这些人物的生存是令人同情的，但又是可悲可叹的。各阶层人们的生存状况、人生境界不同，对世俗生活的追求也不尽相同。

徐小斌的《蒲地蓝》，写一位网名叫“孤勇者”的京城退休老头，孤身一人，沉湎在养花、养狗以及老城美食中，疫情期间病倒在床上。罗伟章的《鞋跟》，写职场女性宋明秋，因一场婚外情，身心疲惫。世俗化欲望，自然无可厚非，但陷入太深，找不到人生和生活的诗意和出路，就难免酿成人生的悲剧。

世俗生活是人生的基础，精神生活是人生的升华，二者融合才会有完美的人生。但在现实中人生往往不能两全，常常会在二者之间矛盾、纠结，乃至导致失败的人生。徐则臣的《中央公园的斯宾诺莎》，讲述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世俗生活与事业追求的矛盾酿成的悲剧。冯教授是一位哲学家，康德研究专家，被誉为美国K大的“斯宾诺莎”。但他却处理不好与留在中国的妻子的关系，拖了数年最后婚姻破裂；也处理不好与独生儿子的关系，儿子不理解他的事业，不接受他的父爱，让他倍感痛心。“爱情的匮乏、亲情的缺位、异国他乡的孤寂、母语的乡愁，留不下又回不去的茫然前路”，使他万念俱灰。这是世俗生活与精神追求之间的一场博弈。睿智的哲学家败给了坚硬的世俗生活。潘向黎的《豹猫穿过丁香花丛》，刻画了三位不同年龄段的单身女性形象：演员、作家、电视节目主持人。她们结伴旅游，活得自由、潇洒、快活，但她们没有爱情、亲情、家庭，人生是不完全、不完美的。在世俗与精神之间，她们选择了后者，但又陷入另一种人生和精神的困境中。盛可以的《令人不快的贝多芬》，描绘了两位异国男女。中国女子“她”经历了一段悲伤爱情，来到维也纳暂居，想找寻伴侣得到慰藉。而维也纳士著的“他”，为生存奔波、忙碌，陶醉在地域的文化、风俗、美食中，他需要的是一个听众、学生、粉丝。无论在世俗上还是精神上，他们都是隔膜的、错误的。因此理想中的恋爱以闹剧结束。现代人的世俗生活越来越丰富、多样，而一些人的情感精神也变得封闭、独立，致使生活变得支离破碎，人的关系越来越冷漠、紧张。

“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是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这句诗道出了现代人的一种精神追求，引申为“诗人使栖居于这片土地上”。中国道家先哲老庄主张一种“超然物外”“神游天地”的自然人生。他们都揭示了人的生存，不应该是世俗化的，而应当是精神性的。而精神又是一个丰富深邃的世界，包括纯粹、美好的人性、亲情、爱情、信念、理想、人格等等。

在现代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那种“原始情感”显得格外珍贵。温亚军的《假发》，写中年的“我”与弟弟陪父亲看病治病的一系列过程，表现了儿子对父亲的一片真情、孝心，所经历的喜怒哀乐之情。父亲从开始诊断为肺癌到最后确诊为肺炎，“我”内心的悲痛、情感的波动、心理的剧变，刻画得细腻入微、感人肺腑。小昌的《上路》，写两位退休教师、师范读书时的同学高贵与树君，千里迢迢、由北向南，开着面包车前往广西，寻找他们共同的女朋友春燕，要问清40年前他们之间的爱情秘密，凸显了上世纪80年代一代人之间，友谊、爱情的珍贵与持久。陈崇正的《骑马去澳门》，写的是位老人对诺言的恪守。退休造船工谭家亮患阿尔茨海默症，却牢牢记得30多年前女画家琦儿在信中与他约定。诺言、爱情竟使这位老人神奇地来到东澳岛。人的信念、感情，在人的生命中有多么不可思议的力量！

在2023年的短篇小说中，有两篇作品出色地表现了现代性社会中，人对诗意性、精神性的追求。一是马拉的《大师》，二是朱山坡的《日出日落》。《大师》写住在京城的国画大师柳伯年和流落法国的武术宗师顾唯中，叶落归根，先后回到故乡定居，二人成为晚年知音、朋友。年轻时他们建树超群，名声赫赫，晚年回归日常生活，回归人性初心。老画家深感自己“不懂画画，也不懂美”。老武术家悟到祖传的“铁臂长拳”“是个套路”“没有实战能力”。艺无止境，他们在更高的层面上反观自己，在更深的境界里领悟了技艺。《日出日落》描绘了一幅古老世俗的乡村图画，雕塑了一个独特的青年形象。这位古老青年每天的事务，就是到山上看日出日落，不管刮风下雨，不曾有病有伤，甚至还热心地邀请孩子、女人一同前往。他认为“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他做的是“有意义的事情”。他家徒四壁，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但曾经是学霸。他拒绝了世俗生活，坚守着高蹈的精神，做着他认为有价值的事业，引导着世人的目光与境界。作者使这个特别的人物上升为一个象征形象。

## 生态文学何以致远

——兼评《大湖消息》

李青松

许多年前，我去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买书，在一个书架的角落里，发现了《屠海》《被捕杀的鲸》与《狼共度》《鹿之民》四本书。这些书的作者是加拿大作家莫厄特，出版社为北岳文艺出版社。当时，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位对生态文学有贡献的外国作家，也第一次知道北岳文艺出版社。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被忽略的莫厄特》，讲了我对四本书的认识和看法。

若干年后，我跟北岳文艺出版社再次结缘。有一天，梁衡老师打电话问我有没有时间，是否愿意和他走一趟，他要为家乡做贡献，组织中国作家看山西，走访吕梁破口等几个地方。我欣然加入那次活动，写了《且看大寨》《破口枣事》两篇文章，也结识了北岳文艺出版社的朋友。

回到家里，北岳文艺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向我约稿，他认为我应该出一本生态文学方面的报告文学著作，且多次叮嘱我。过了段时间，我把书稿交给他，作品顺利出版，书名是《大地伦理》（2015年出版）。2022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大湖消息》（沈念著）获得鲁迅文学奖，这和北岳文艺出版社的战略眼光、开放思维和广大视野都是相关的。这家出版社靠作品的品质、有代表性的著作，打造了生态文学出版的高地。

## 《大湖消息》出众之处

生态文学在我看来是以自觉的生态意识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沈念创作的《大湖消息》是典型的生态文学著作，读后，我有三个方面的理解。

这是一部有自觉生态意识的文学作品。这句话不是贴上去的标签。当下生态文学受到重视是好现象，但也有不好的倾向。很多作品挂着生态文学的标签，其实就是游记，从一个风景区到另一个风景区游了一遍。不是写了草、写了树，带领读者到大自然里看山山水水就是生态文学。一定要有自觉的生态意识，这种意识体现在文章的字里行间，是生态文学显著的一个标志。

这部作品有作者的亲历性。生态文学不是道听途说或在书斋里创作的。我们看看世界生态文学名著，都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写自己的经历、感受和对自然的思考。写作过程中，作者可能也不知道写了什么，是我们阅读之后，感觉到是生态文学作品。虽然沈念不是生态专家，是一位作家，但是从阅读中得知，他数次到洞庭湖，不像一般游者那样看，是真的深扎下去，与农民、渔民彻夜长谈，甚至借宿在他们家里。当代很多作家难以做到这一点。生态文学作家需要放低自己，低到与动物、植物、水底生物一样的位置，才能有敬畏之心、才能尊重它们，才能够在发现的同时去深度思考。

## 琐事中的真相和意义

——长篇小说《繁花》的叙事特色

何亦聪



长篇小说《繁花》插图 金宇澄 绘

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出版），不仅仅是一部在风格上致敬古典的作品，它更是在借助古典风格探索一种书写现代城市的方式。

对于风格而言，《繁花》的阅读体验可能算不上友好。开头沪生路过静安菜市场，与陶陶闲话片刻，从饮食男女说到生意经，漫不经心，这段闲笔奠定了整部小说的腔调。后面叙事不断在上世纪60年代与90年代之间穿插，或述时代动荡，或写人情世态，又或者讲一座城市的历史，也都揉进一桩桩琐事、一段段对话中，琐碎而繁杂，没有一番剥茧抽丝的工夫，很难理清头绪。其所以如此，关乎金宇澄的创作意图：“长篇小说是有定规的，必须是一个大树……《繁花》是把所谓大树样式变成一种灌木……互相穿插，实际也省去很多拖沓，变成一块一块的互相交换。”《繁花》的文体很像是糅合了“轶事”与“日记”两种传统元素的现代小说形态，它的信息密度极大，倘若事事敷衍，起承转合做足，又要将主要人物写圆，势不免汗漫无边，如此行文，其实是颇具实用性考虑的。

当城市经验愈趋冗杂膨胀时，小说家该如何尽可能完整地把握或再现它？《繁花》里面，有大俗，也有大雅，时而声色犬马，时而空寂漠漠，人物形形色色，说话真真假假，在叙事过程中，作者几乎悬置了一切价值判断，又令几位主人公时时处于“不响”的状态中，这就足以说明问题。

换言之，《繁花》试图用一种纯粹知识性的态度来处理现代的城市经验，诗歌、方言、弹琴、集邮、吃蟹是知识，茶馆、饭店、酒吧、舞厅、咖啡馆也是知识，甚至男女之间的调

这是有审美追求的一部生态文学作品。作品文字的美，阅读几段就能感受到。舒缓的节奏，字、词、句很柔，同时也具有野性，不是原始社会的野性，是处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对自然认知的野性。所有作品都要讲究审美，对生态文学作品的审美要求应该更高。

## 生态文学致远之径

此外，再谈一些我对于生态文学研究的思考。生态文学是有立场的文学。这种立场就是敬畏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对于一名作家来说，无论创作什么都有自己的立场，生态文学作家的立场要站在自然、生态的角度，以及人和自然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而不能仅仅站在人的角度理解。“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刺秦王，他明白自己此行必死无疑，但是他一定要去，为什么？因为他的立场是义。义在此时高于生命本身。生态文学作家也应该这样，不能单纯从经济角度理解。我原来对观鸟活动持赞成意见。当时作为国家林业部门的一名管理工作，认为生态保护不能脱离地方现实，要和拉动地方经济结合起来。今天，我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我对观鸟活动持否定态度，因为观鸟带来的是对于鸟的困扰。如果从生态学的角度、立场来看的话，作家要为自然，为这些不会说话的动物代言、说话。

生态文学是有根脉的文学。“生态文学”这个词在原始社会是不存在的，在“四书五经”里也没有，是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生态恶化、生态问题催生出来的现代词汇。虽然中国古代文献中没有生态文学，但我认为生态文学的根脉存在于古代文献中。

在老子的《道德经》中，我找到了根脉之一。老子对水的认识是那么的深刻。“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在我看来是人对自然的认识，是用母亲看待婴儿的眼光来看待自然；俭，人类在满足生存发展的情况下，不要过度占有；不敢为天下先，人类的发明创造推动文明进步，也反向导致了人类的贪欲。另一条根脉在《论语》里，孔子“约而不凋，弋不射宿”等等，有生态文学根脉的影子在闪烁。

生态文学是有使命的文学。我对这个使命有了新的认识。明代王阳明曾在江西南赣剿匪，剿匪成功后痛心地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生态文学使命的终极，就是破心中的“贼”。总结起来是八个字、四个词：节制、简单、不争、无为。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本文为作者在《大湖消息》暨生态文学创作与出版研讨会上的发言）

## 双塔

水出石

## 励志的力作 生命的赞歌

话剧《亲爱的依米花》观感

刘补明

“永远记得，你的存在是有意义的，你很重要，你是被爱着的。”话剧《亲爱的依米花》是在这样的背景字幕中拉开帷幕的。作为观众，你选择了来看这场演出，注定选择了一场刻骨铭心的感动，一场关于生命意义的重新思考以及关于人间真爱的全新体验。

在我看来，戏剧的核心就是冲突，制造这冲突，需要有精彩的故事来支撑。《亲爱的依米花》很会讲故事。焯焯、小航、楠楠、管管，包括谢明，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故事。10岁的焯焯，有先天视觉障碍，听力异于常人。小航，16岁的大男孩，3岁时确诊患有脑性瘫痪，内心封闭、沉默寡言。29岁的管管，正值学业有成，踌躇满志即将奔赴工作岗位的时候，从天而降的一场车祸让她梦想破碎。编剧注重写出这些故事之间的相互关联与交叉，编织出一幅彼此呼应、错综复杂的情节关系网。剧中主要人物，有着各自不幸的遭遇，却又具有相同的特质，即对艺术的极度渴望与热切追求，以至于他们能够共处于艺术的同一片蓝天之下，彼此成全，共同进步。焯焯、小航、楠楠……他们或唱歌、或跳舞、或吹奏，一起参加艺术汇报演出。管管是演出的主持人，与每位演员形成良好的艺术互动，创造了一场精彩纷呈的盛典。

话剧采用的是人像展览式的结构，即以片段方式展示众多的人物形象和社会风貌。剧情推进相对缓慢，戏剧冲突相对平缓，更注重人物性格间的内部冲突，真实地再现生活的场景，还原生活的本真，使观众产生情绪共鸣。这部话剧没有停留在编好故事、写好冲突上面，更重要的是，编剧为人物搭建走出阴霾、通向彼岸的桥梁与支柱，为我们展示出一幅盛世背景下，人与社会和谐发展、人与人和睦相处、特殊群体向阳而生的美好画卷。

谢明作为剧中的一位年轻的残联工作者，充满朝气，把政府的关怀及时传递到每一个个体身上，解决他们的难题，充实他们的体验，复苏他们的情感，温暖他们的内心，丰盈他们的人生。在谢明身上，我们看到青年一代的担当。

我们有时候会发问，怎样的生活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怎样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人生。《亲爱的依米花》用生动而有代表性事例，回答了这一叩问。作为高品质的戏剧，绝不会把主题抽象化、概念化与格式化，塞给观众，而是用故事来演绎道理，用形象来承载主题。

剧名中的“依米花”的来历，是通过楠楠讲述妈妈的讲述来呈现的：“传说中有一种花，叫依米花，它长在很严峻的环境里，为了开花，通常要用五年时间扎根，一点点积累养分，直到第六年才吐出花蕊，然后开出这世上绝无仅有的美丽花朵。”剧本作者，用花传情，以花喻人，用来激励处在豆蔻年华却前行受阻的孩子们，非常恰当。

不能不提的是贯穿全剧的大猫形象。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角色。大猫猫不仅出现在人物活动的真实空间里，也出现在梦境中，可谓形影相随。猫猫拟人态、通人性，甚至说人话，代表了守护、关爱与希望。有了大猫猫的陪伴，人物的内心不再空洞孤独，受阻的生活不再干瘪乏味。

剧中有一处虚拟场景，黑暗中断断续续闪烁着被遮挡的黑色漩涡，加之音乐渲染、舞者表演，让人置身于虚无世界，承受恐惧，不断挣扎，动人心魄。危难之际，大猫猫出现了，一声“喵喵”，阻隔了黑暗，闪现出生路，产生震撼人心的戏剧效果。现实与理想对接，真实与幻境相融，使全剧在表现现实主义题材的基础上，披上了浪漫主义的色彩，厚重而不沉重，飘逸而不轻浮。

在角色塑造方面，话剧不只是在传声塑形，更注重走心传神。用笔不多，一个个人物栩栩如生。这些人物，不是剧场上的过客，而是生活中的主人，细心的观众分明能感得到他们的心跳与律动。

## 用文学表达山西廉政文化

近日，“山西廉政文化丛书”出版发行。这套丛书由中共山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牵头组织，我省优秀作家撰写，北岳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是推广和宣传廉政文化理论、廉政文化史和廉政人物的重要辅导读物。

丛书分为11种正册和3种副册，共14种。正册包括《能臣廉相狄仁杰》（郭天印著）、《清廉典范白居易》（赵瑜著）、《民役官鉴柳宗元》（陈为人著）、《家正国兴话裴氏》（杨占平著）、《恭俭正直司马光》（韩振远著）、《廉洁自守薛莹》（宁志荣著）、《廉能第一于成龙》（孙国强著）、《独持清德陈廷敬》（钟小骏著）、《破冰醒世徐继畲》（徐建宏著）。副册包括《裴氏家风家训》《写给党员干部的山西廉政故事》和《写给青少年的山西廉政故事》。这套书内容独特，围绕“清、廉、勤、正”四字展开，从不同视角对山西古代清官廉吏予以深度观照；写法新颖，打破传统线性写作模式，以传主一生中最能体现廉政文化的重要事件为纲，用明丽流畅的散文语言予以解读阐释，突出文学表达，人物形象鲜明，并注入现代气息和新的思考；时空幅面广阔，涵纳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的清官廉吏，传主廉政事迹不限于山西，体现了山西廉政文化的源远流长和辐射效应。

肖静娴